

# 产业集群组织创新与动态比较优势构建

——以浙江绍兴为例

张小蒂 张弛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要]** 基于对绍兴纺织集群组织创新模式的定性分析及对集群内典型企业绩效的定量检验,发现产业集群的组织创新行为可降低企业获取生产要素的成本和企业间交易成本,从而改善企业的赢利水平,加速资本积累。在这一演化过程中,资本要素由相对稀缺转变为相对丰裕,资本要素价格相应下降,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倾向于更多地使用这类要素,从而使商品的要素密集度属性发生变更,并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源于“高级生产要素”的动态比较优势。

**[关键词]** 产业集群; 组织创新; 经营绩效; 动态比较优势

##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Gained through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 A Case Study of Shaoxing

Zhang Xiaodi Zhang Chi

(College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Shaoxing textile cluster,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ole of the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 gaining a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suggests that the factor prices and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individual firms are reduced as a result of the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t the cluster level. This is shown empirically in the case of China Textile City, a local industrial cluster, where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and the rat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During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the capital endowment of the industrial cluster changes from relatively scarce to relatively abundant. The price of the capital factor falls correspondingly. Consequently, the enterprises tend to use more of the capital factor in their economic activities.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the capital intensity of commodities would occur, enabl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to acquire the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Key words:** industrial cluster;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收稿日期] 2010-05-2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0-08-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873101);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REOD0901)

[作者简介] 1. 张小蒂, 男,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经济学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区域经济及可持续发展研究; 2. 张弛, 女,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发展研究。

##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有体制背景及要素禀赋结构条件下,我国企业普遍规模偏小,资金不足,缺乏创新的动力与能力,造成赢利能力不足,资本积累缓慢。以“集群”的形式切入全球价值链,通过企业间分工对企业内分工的有效替代和规模经济效益的发挥,可使企业得益于产业内与产业间知识溢出<sup>[1-2]</sup>,实现要素报酬递增。然而,在当前的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大多被“俘获”于价值链制造环节中,不仅降低了集群内产业关联程度,也限制了劳动力、资源等要素的增值空间<sup>[3]</sup>。此外,集群内“外溢”效应的存在强化了企业对创新成果的“搭便车”动机,造成创新回报偏低,创新投入无法收回,集群的技术创新陷入某种“囚徒困境”,资本要素的积累能力难以获得提升。要素禀赋构成中高级要素的相对稀缺是我国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比较利益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高级要素的创造取决于资本的积累也即生产(经营)活动所创造的经济剩余,因而,在给定劳动力与资源要素积累速度的前提下,资本积累能力的强化是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和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关键驱动力。

在现有的体制转型背景下,通过组织创新提高集群的组织化程度,使“群”内各个企业间形成“激励相容”的利益机制,是发展中国家集群突破要素禀赋升级瓶颈、构建动态比较优势的现实路径<sup>[4]</sup>。组织创新属于熊彼特广义创新的范畴,指的是通过组织成员权、责、利关系的重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各种活动。根据主导形式的差异,组织创新可分为市场驱动型、行政指令型与混合型(市场与政府共同作用)三类,反映在制度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和企业组织创新三个层次上<sup>[5]</sup><sup>25</sup>。国内外学者针对产业层面的组织创新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 Brenner 指出,区域组织化程度的提升将诱发产业活动的聚集,并以德国制造业为例为该结论提供了实证支持<sup>[6]</sup>。行业协会作为企业集体行动的一种组织制度安排,在道德风险扼制、信息收集扩散与共性技术提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突破集群创新困境、推进集群升级的关键<sup>[7]</sup>。Feldman 和 Audretsch 从技术进步的视角切入,利用美国产业集群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相对于生产专业化,组织的生产多样化更能激励集群创新绩效的提升<sup>[8]</sup>。领导型企业网络的构建可以提高集群企业间分工的协同程度,实现“群”内各行为主体的密切合作和组织剩余的增加<sup>[9]</sup>,并最终反映为组织成员赢利能力的改善。然而,有关集群组织创新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既往文献鲜有通过实证分析给出直接的证明。

本文通过对绍兴纺织集群组织创新机理的探析,发现提升集群的组织化程度、实现价值链“群”内延伸,可使产业集群与主导全球价值链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展开“链对链”的竞争,从而改变原先“环对链”的竞争劣势,强化国际市场竞争力;同时可以提高集群内产业关联程度,使各部门主体具备共同取向的利润函数,改变同质化、低价化竞争的局面;还可基于本地价值链上下游的良性互动,获得源于技术进步与渠道控制的竞争优势,提高生产经营活动的获利水平,从而加快高级要素如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的积累。集群内典型企业中国轻纺城的定量分析结果佐证了上述结论,说明组织创新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与集群比较优势的提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从而为我国集群尤其是传统制造业集群从组织治理入手,动态地提升要素禀赋结构、扭转比较利益分配的不利局面提供了借鉴。

## 二、绍兴纺织集群的组织创新模式特征

作为全国最大的纺织业集群所在地,绍兴市共有纺织企业 6.2 万家,生产的纺织面料和印染产品分别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25% 和 30%,化纤面料占全球市场的 25%。以绍兴县为例,2009 年 1—8 月,规模以上纺织业共实现产值 810 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1.3%。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

11 547 家规模以上棉纺企业的统计,这些企业在 2009 年 1—8 月期间的利润总额平均同比增长率仅为 4.32%。对绍兴纺织集群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其基于组织创新的动态比较优势构建模式特征,从而为我国集群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提升提供参考。

### (一) 价值链研发环节:设计分工专业化

纺织品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其面料、式样与花色将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商品的销售情况,是价值增值的核心要素。因此,除生产设备与制造工艺的创新外,纺织品的研发还需兼顾“艺术”属性,即参照目标市场的文化元素进行设计。绍兴纺织集群中中小企业比重为 96.7%,这些企业缺乏足够的资金对目标市场偏好信息进行搜寻与甄别,导致产品的“艺术”属性偏弱,对设计“艺术”属性的长期忽视正是我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附加值难以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设计要素的“无形”性及其难以明码标价的特性导致其产权的界定、专有和转让较为困难,交易成本高昂,市场机制对该要素的配置低效,必须通过恰当的组织创新措施来弥补。

绍兴于 2006 年 10 月成立浙江省现代纺织研究院(以下简称“纺研院”),以此作为集群内的公共创新平台从事设计分工。纺研院内设的流行趋势研究中心与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多家知名的面料设计公司合作,除引进来自目标市场的面料设计师从事花型设计外,也挑选部分本地设计师前往意大利培训,通过“短距离”学习,掌握文化元素中难以被编码化的默会信息并整合到设计要素中,提高了设计与目标市场偏好的契合度。据统计,原创花样作品普遍为企业提升产品订单率达 400% 左右。坯布的利润原本只有 0.5 元/米,加入契合市场需求的花样设计元素后,利润提高到了 10 元/米,是原来的 20 倍<sup>①</sup>。可见,设计“艺术”性的强化提升了纺织品的要素密集度内涵,使其由低附加值的简单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变为附加值较高的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从而提升了劳动力和资源等“初级”要素的报酬,加快了企业的资本积累。

同时,“群”内企业也分摊了专业化设计部门的创新成本。创新活动的风险之一在于创新成果由“产品”向“商品”的转化无法实现,导致创新投入无法收回,成为沉没成本。产业集群为设计要素提供了大量潜在购买者,使创新成果可顺利实现“惊险的一跳”,降低了创新投入的收益不确定性。纺研院以拍卖的形式出售设计要素的使用权,每幅原创设计作品的最低售价逾千元,是普通描稿花样作品的 10 倍,购买者仍络绎不绝。2008 年,纺研院共为绍兴集群内的企业提供面料设计、分析、小样制作服务 5 000 余次、花样设计 2 500 余次,已为企业提供了 1 300 余幅原创花样作品<sup>②</sup>。企业虽然付出了购买设计要素的费用,但得到了创新投入削减和经营绩效改善的收益;由设计要素带来的企业赢利能力提升又强化了企业对创新成果的购买意愿和价格预期,对公共创新平台设计效率的提升产生正反馈作用,使设计创新活动获得了内生的动力机制、赢利机制和再投入保障机制。

### (二) 价值链生产环节:集体行动

纺织业价值链中游的加工制造环节所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是原料与劳动力。在给定劳动力由本地市场充分提供的条件下,从外地市场采购原料要素的成本是影响企业生产成本与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我国区域贸易壁垒的存在阻碍了地区间的商品流动和要素流动,尤其阻碍了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流出<sup>[10]</sup>,导致基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资源优化配置无法实现。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一方面,企业为获得本地相对稀缺的生产原料必须以高价购买,造成生产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企业为争夺订单不得不采取“低价竞销”的策略,其结果是利润空间被挤占,难以完成价值链升级所

① 所引数据源于笔者于 2009 年 6 月 16 日在浙江省现代纺织研究院的实地调研和访谈资料。

② 同上。

需的资本积累。以绍兴嵊州的领带集群<sup>①</sup>为例,嵊州共有领带企业1300多家,年产领带近3亿条,产量占国内市场的90%,全球市场的40%<sup>[11]</sup>。蚕丝是领带生产的主要原料,嵊州领带产业年用丝量在6000吨以上,而本地产量只有230吨,生产原料基本依赖外地市场供应。长期以来,嵊州领带业的蚕丝供应被嘉兴、德清的原料商掌控。原料采供环节控制权的缺乏使当地领带企业对原料价格的变动极为敏感,为规避价格波动的风险,企业往往一次性购买大量原料。对嵊州18家领带生产企业进行调查后发现,企业的月均白厂丝库存量为291吨,按每吨18万元计算,月均库存资金5238万元<sup>②</sup>。高库存导致的资金压力也阻碍了企业生产活动的开展与生产规模的扩大。

为了降低原料采供成本,嵊州领带企业“抱团”在桑蚕丝产地设立物流公司,在原料产地进行联合采购,采购量的上升强化了对原料生产者的吸引力和价格压制力。嵊州领带物流公司将云南作为原料外拓基地,通过与云南普洱市签订合作开发蚕桑基地的意向协议,投资3—5亿,建立面积达50万亩的桑蚕生产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可年产蚕丝约10000吨,不仅能保证嵊州领带企业的用丝需要,还可面向国内其他用丝单位,销售蚕丝约4000吨左右。据估计,原料采供的“集体行动”可使每吨蚕丝的成本降低约500元。此外,通过物流公司整合原料采购、打线、印染等环节,众多“小而全”领带企业的原料采购与面料生产由一家企业负责,这不仅深化了专业化分工程度,也实现了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减轻了企业的库存压力与财务成本。例如,巴贝集团等6家企业实现原料采供整合后,累计盘活资金7502万元,减少利息约500万元<sup>③</sup>。可见,生产环节组织创新的意义在于通过集体行动降低集群内单个企业从外部获取生产要素的成本。企业获得“物美价廉”的原料,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生产并参与竞争,从而提高了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 (三) 价值链销售环节：公共交易平台

生产规模报酬递增性决定了厂商倾向于通过增加同种商品的产量来削减生产成本;与此同时,由于存在资源约束,特定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商品种类的减少,从而降低了消费者效用。这一“规模生产”和“多样性偏好”之间的两难冲突必须借由市场容量的提升来解决。绍兴纺织集群的公共交易平台有助于企业突破独立构建销售渠道时遭遇的“沉没成本”门槛,实现销售网络的拓展和集群市场容量的扩张。

#### 1. 实体平台：专业化市场

绍兴纺织集群内有亚洲最大的纺织品专业市场——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轻纺城”,日客流量10万人次,销售网络遍布全球187个国家和地区,常驻境外代表机构352家,常驻境外专业采购商2500余人。市场内各种商品按类别分区域展示,便于买方对质量和价格进行比较,从而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了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节约了买卖双方的交易费用。由于商品种类繁多,在满足购买者对商品多样性偏好的同时,也节约了其“货比三家”的搜寻成本,强化了对购买者的吸引力。久而久之,专业化市场成为一种专用性很强的渠道资本,退出成本增大之后渠道成员不会轻易改换其他渠道,从而提升了集群对销售环节的控制力。市场份额的扩大所带来的巨大需求使生产环节规模经济的实现成为了可能,而“产销”环节的短距化也使企业能够及时把握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的变动,降低经营的不确定性。

#### 2. 虚拟平台：电子商务市场

在交易量扩大的情况下,传统交易模式下的信息搜寻和交换成本会随之上升,导致交易效率降

① 嵊州为隶属绍兴的地级市,因此,将嵊州领带集群视为绍兴纺织集群的一个子集群。

② 所引数据源于笔者于2009年7月2日在绍兴嵊州的实地调研和访谈资料。

③ 所引数据源于笔者于2009年7月2日在嵊州巴贝集团的实地调研和访谈资料。

低。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虚拟平台”的构建,把依赖现金、现货、现场的传统市场升级为通过先进信息技术进行运作的电子商务市场。2007年,中国轻纺城成立网络交易平台“轻纺城网上交易市场”,为市场内的所有面料编码,编码信息包括了每一种织物的特性,如克重、成分、功能、印花、幅宽、经纬密度等,并对面料图片进行特殊三维处理,使购买者可从视觉上体验到面料的纹理和质感。目前,这一平台的注册会员数量已超过10万人,其中80%为省外、境外会员,2009年的总交易额突破100亿元。通过电子平台对供求信息进行分类展示,可以进一步降低购买者的搜寻成本,同时令生产者及时了解市场需求和反馈,降低库存水平并提高资金周转率。先进信息技术的运用使购买者与生产者之间能够实现商品信息、合同签订、契约履行等相关交易信息的实时交换,提高采购的时效性与生产的计划性,在削减交易成本的同时提升交易效率。

### 三、产业集群组织创新与企业经营绩效改善

集群作为一种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组织形态,可通过组织创新来扩大“群”内企业的“虚拟”有效边界,以“公共性”分工部门作为对企业内分工的补充。如图1所示,P1、P2、P3代表企业内部的生产环节,由企业直接参与和经营;D和S分别代表附加值较高的设计与生产环节。企业有两种决策选择:一是将某一或某几个环节内部化,实际上是与这些环节中各个要素的所有者签订“要素合约”,将其雇佣到企业内部。这种决策可节约企业从外部市场获取要素的成本,但将提高企业的组织协调成本,并带来由高资产专用性导致的经营风险。二是将某一或某几个环节置于企业组织之外,从市场上采购所需的要素,即与其他企业签订“商品合约”。这种决策可以规避企业组织规模扩大引起的治理成本增加问题,但制约了企业向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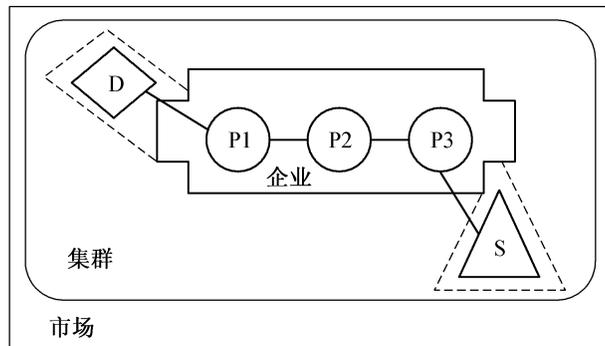


图1 企业“虚拟”有效边界示意图

绍兴纺织集群的组织创新行为扩大了“群”内企业的“虚拟”有效边界。首先,企业向专业化设计部门购买“设计要素”并进行生产,可以节约研发投入,提高商品“艺术”属性与消费者偏好的契合度,从而有效地规避市场风险,提高赢利水平。其次,原料采供与加工环节的“集体行动”不但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使其获得基于低价的竞争优势,同时也节约了企业内组织成本与财务成本。最后,网上与网下相结合的渠道控制模式<sup>①</sup>扩大了市场容量,从而化解了供给方规模生产与需求方多样性偏好间的矛盾,强化了对购买者的吸引力与控制力。可见,绍兴纺织集群通过效率导向的组织治理,深化了“群”内专业化分工和产业关联程度,扩大了企业的有效边界,在节约交易成本的同时还无须支付不断上升的组织成本,提升了初级要素报酬与高级要素积累的速度。为验证以上假设,

<sup>①</sup> 渠道控制是指一个渠道成员就某种特定商品对其他渠道成员的控制能力。参见 L.P. Bucklin, "A Theory of Channel Control,"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 37, No. 1 (1973), pp. 39-47.

本文以中国轻纺城为例对绍兴集群组织创新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

### (一) 绩效变动检验

中国轻纺城由1986年建成的柯桥轻纺市场发展而来,是绍兴纺织集群的渠道控制载体。目前,中国轻纺城的年成交额已由1988年的0.76亿元上升至2009年的708亿元,连续22年居全国纺织专业批发市场首位。由图2可以看出<sup>①</sup>,从中国轻纺城上市之初(2002年)到2006年期间,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均值为0.3%,2007年之后的ROE均值上升至2.1%。经过检验发现,ROE序列是一个平稳的序列(表1),由此估计一个 $ROE=C$ 的方程,来判断ROE的平均值是否有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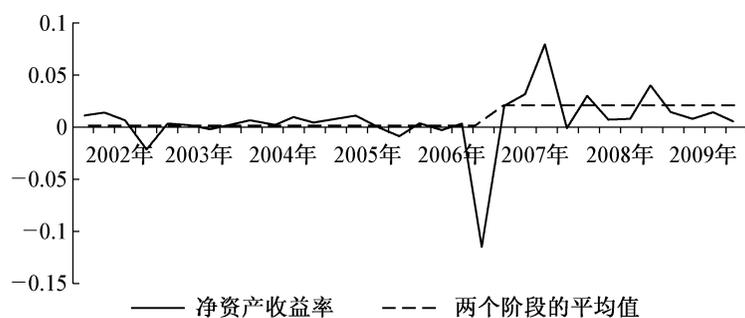


图2 中国轻纺城绩效变化情况

表1 ROE平稳性检验结果

检验统计量	显著性水平	t值	P值
ADF 检验统计量		-5.013 929	0.000 3
	1%	-3.670 170	
检验界值	5%	-2.963 972	
	10%	-2.621 007	

回归结果为 $C=0.606 2\%$ 。如前所述,在2007年第一季度之后,企业的绩效有了一定的提高,故对这一回归结果进行邹至庄检验,发现参数稳定的虚拟假设被拒绝,可见2007年第一季度前后企业的净资产收益情况发生了结构性变动(表2)。

表2 邹至庄检验结果:2007年第一季度是突变点

检验统计量	值	P值
对数似然比	6.980	0.082 4
F值	7.323	0.011 3

以上分析说明2007年后中国轻纺城赢利水平发生了改变。财务报告中的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项分别反映销售成本与组织成本,从中可发现2007年以前中国轻纺城成交额的持续扩大导致企业的销售成本和组织成本不断上升。1997年,中国轻纺城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0.55%和9.71%,2006年上升至6.81%和15.85%,而企业的利润率却由1997年的66.1%降至2006年的-10.26%。2007年“轻纺城网上交易市场”的建成分流了实体市场的交易

<sup>①</sup> 根据中国轻纺城季度财务报告数据绘制而成。

主体,大量交易通过网络完成,随着销售环节组织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中国轻纺城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在2007年后逐步下降,2009年降至0.29%和11.87%,而利润率则回升至24.4%。因此,由集群组织创新所产生的销售成本与组织成本的降低可能是促使2007年以后中国轻纺城经营绩效产生变动的直接因素。

## (二) 组织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由于绍兴集群组织创新所产生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中国轻纺城销售成本和组织成本的节约上,本文选取当期销售费用率、当期管理费用率作为衡量组织创新效果的两个指标。尽管管理费用通常能在短期内对管理层形成激励,使其具有较强的动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改善绩效,但从较长时期来看,这些费用实际上并非物有所值,层级增加所导致的激励弱化或扭曲、信息损失或失真、各种部门工作低效以及在协调过程中所发生的损耗等,制约了企业有效边界的扩展及其在给定条件下的赢利能力,因此,本文加入“滞后一期管理费用率”这一变量。此外,资本结构可通过股权和债权特有作用的发挥及配置来协调出资人与经营者、出资人内部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和行为,它决定了各个利益主体受到的激励和约束强度,也可能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影响,表现为资本结构中净资产比率的上升会带动经营绩效的改善。以净资产(股东权益)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并且为去除投资因素对公司业绩的影响,避免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等宏观因素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准确性,本文选取营业利润率作为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指标(各变量定义见表3),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ROP = C + \beta RSE + \beta RME + \beta RME_{-1} + \beta LR + \mu$$

表3 变量定义

类别	名称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营业利润率(ROP)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
	销售费用率(RSE)	销售费用/营业收入
解释变量	管理费用率(RME)	管理费用/营业收入
	滞后一期管理费用率(RME <sub>-1</sub> )	上期管理费用/营业收入
控制变量	杠杆比率(LR)	净资产/总资产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模型,对随机误差项的估计量进行检验后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性,其原因可能在于某些影响企业绩效水平的因素未被纳入解释变量,造成参数估计无效。因此,本文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原模型进行加权,消除异方差性后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

表4 回归结果

名称	系数	t值	R <sup>2</sup>	调整后的R <sup>2</sup>	F值
常数项(C)	1.440	2.514**			
销售费用率(RSE)	-1.958	-1.715*			
管理费用率(RME)	0.689	1.012			
滞后一期管理费用率(RME <sub>-1</sub> )	-1.763	-1.892*			
杠杆比率(LR)	-3.391	-2.028*			
回归方程			0.405	0.314	4.431***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 （三）实证结果分析

表4显示,模型通过了 $F$ 检验。资本结构中自有资本比重越高,绩效越差,说明中国轻纺城未充分发挥资本杠杆的作用;销售费用率与营业利润率在10%水平下显著负相关,可见销售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越低,经营绩效越好,符合理论预期;当期管理费用率与营业利润率的相关性不显著,而滞后一期管理费用率的上升将导致企业绩效的下降,均与理论假设一致。由于中国轻纺城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的节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集群的组织创新,通过提升销售环节组织化程度提高了交易效率,从而强化了企业的资本积累能力,可见效率导向型的组织创新模式对集群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与动态比较优势的构建的确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

## 四、结 论

通过产业集群组织创新,“群”内企业可以实现要素报酬递增,改善赢利状况,克服价值链“环节”升级的门槛;集群内企业间分工的深化与产业关联程度的上升也推动了“群”的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增强了比较优势。本文通过对绍兴纺织集群组织创新模式的剖析,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资本要素积累能力的提升不仅源于狭义的技术创新,产品的“艺术”属性亦不容忽视。企业向公共创新部门购买设计要素,不但可以优化商品的艺术属性,使其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技术劳动密集型,从而实现附加值的提升,同时也可以节约研发投入,降低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进一步保障企业利润的不断增长,强化集群创新的动力与能力。创新效率的提升为集群在市场竞争中获得高层次竞争优势、扭转利益分配的不利局面奠定了基础。

第二,组建物流公司,通过投资于原料产地、对原料进行统一采购和统一加工等形式,强化对原料采供与生产环节的控制力。这一方面降低了“群”内企业从外部获取生产要素的成本,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生产,获得价格竞争的优势;另一方面,将原料采购与加工环节从众多单个小企业剥离,转而由物流公司负责,从而提高了生产环节的分工效率,节约了企业内组织成本与财务成本,提升了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

第三,利用“实体”与“虚拟”交易平台的优势互补提高销售环节的交易效率。实体市场使资金不足的中小企业可以突破孤立构建销售渠道时遭遇的“沉没成本”门槛,大量供应商的集聚也可以满足购买者对商品种类多样化的偏好,降低其“货比三家”的搜寻成本,从而对购买者产生某种“锁入”效应。基于电子商务所实现的产品编码化与合约标准化进一步提升了销售环节的组织化程度,使集群可突破市场容量扩大的瓶颈。

第四,绍兴纺织集群组织创新的三个维度之间存在自增强和正反馈的内在联系(图3)。设计分工的专业化强化了集群的创新有效性,提升了商品与市场偏好的契合度;通过物流公司进行原料采供与生产的“集体行动”,企业的原料要素成本获得削减,同时优化了生产环节的资源配置。因此,价值链研发与生产环节的组织创新措施均驱动了销售环节市场份额的扩大。较大的市场份额则反促生产环节规模经济的实现,从而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原料与劳动力等初级要素的报酬。企业的赢利能力获得提升,具有更强的动力与能力对创新活动进行投入,保障了设计专业化分工的持续深化与发展。可见,通过组织创新提升集群的产业关联程度,使“群”内各个价值链环节的效率增进与绩效改善形成某种“共生性”,实现共生利益的动态增强,是绍兴纺织集群资本积累速度加快的关键。因此,在现有的转型经济条件下,从产业集群的组织创新入手提升要素禀赋结构,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增进动态比较优势、获取更多比较利益的现实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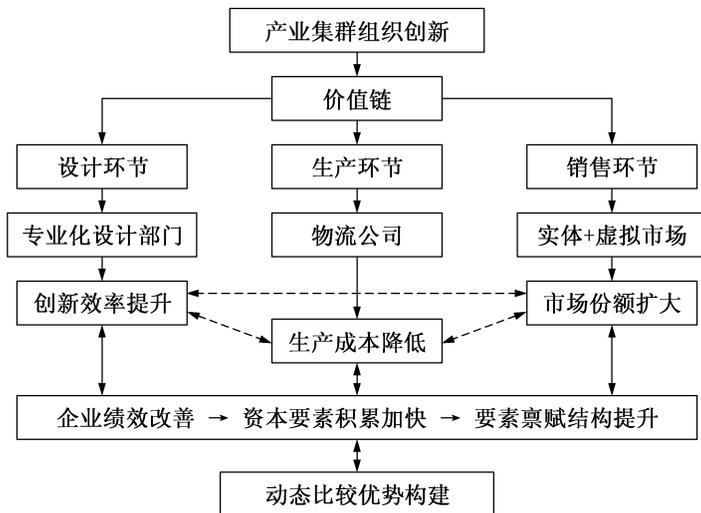


图 3 绍兴纺织集群基于组织创新的动态比较优势构建路径

#### [参 考 文 献]

- [1] 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920.
- [2] J. Jacobs, *The Economy of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 [3] 于大波:《“中国制造”在美国开始“失宠”》,《参考消息》2008年10月30日,第16版。[Yu Dabo, "Made in China' Lost Favor in the USA," *Reference News*, 2008-10-30, p.16.]
- [4] 张小蒂、朱勤:《论全球价值链中中国企业创新与市场势力构建的良性互动》,《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5期,第30-38页。[Zhang Xiaodi & Zhu Qin,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Innovation and Market Power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No.5(2007), pp.30-38.]
- [5] 张钢、孙明波:《关于组织创新研究的观点综述》,《科研管理》1997年第4期,第24-29页。[Zhang Gang & Sun Mingbo, "Review on Studies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No.4(1997), pp.24-29.]
- [6] T. Brenner,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during the Emergence of Local Industrial Clusters: An Empirical Study in Germany,"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Vol.13, No.6(2005), pp.921-938.
- [7] 徐建牛、孙沛东:《行业协会: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的组织基础》,《浙江学刊》2009年第1期,第200-205页。[Xu Jianniu & Sun Peido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Clusters,"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No.1(2009), pp.200-205.]
- [8] M. P. Feldman & D. B. Audretsch, "Innovation in Cities: Science-based Diversity, Specialization and Localized Competi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3, No.2(1999), pp.409-429.
- [9] 刘志彪、张杰:《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第59-68页。[Liu Zhibiao & Zhang Jie, "From Integration into GVC to Construction of NVC: Strategic Thinking for Chinese Industrial Upgrading," *Academic Monthly*, No.9(2009), pp.59-68.]
- [10] 银温泉、才宛如:《我国地方市场分割的成因和治理》,《经济研究》2001年第6期,第3-12页。[Yin Wenquan & Cai Wanru, "Causes and Governance of Regional Market Segmentation i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No.6(2001), pp.3-12.]
- [11] 周璐莹:《嵊州领带产业谋求“蜕变成蝶”》,《浙江日报》2009年12月28日,第17版。[Zhou Luying, "Tie Cluster of Shengzhou Seeking Upgrading," *Zhejiang Daily*, 2009-12-28, p.17.]